

斩肉圆,大名叫狮子头,据《扬州历史文化大辞典》介绍,它是上得了台面的扬州名菜。据传“开国第一宴”上的第一道菜,便是此菜。2015年9月,世界厨师联合会和中国烹饪协会授予狮子头“国际经典美食”称号。

斩肉圆在我家也是受欢迎的一道菜。我的父亲解放前在同和昌布店当管账,时常到东大街367号,看望我的外婆卜世英。外婆说:“知道笃源要来,已准备好十多个大肉圆。”三十多岁的父亲能吃善酒,一顿可饮酒八两以上,肉圆必吃四个,甚至六个。

1962年,我在工业学校工作以后,因胸膜炎住进了十六联医院。当时已七十一岁的外婆生活拮据。那是寒冷的冬天,一个飘雪的上午,她在家(当时已住大淖

北门酒厂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小型的公园。记忆里酒厂似乎还是不小的,拆除后竟是小小的一块地。以前,酒厂西大门直对的是“新马路”,意即是新修建的大马路,直通大运河堤。现称为御码头路,不仅短,而且狭窄。

北门酒厂是有历史的。最早建于1956年,公私合营,由三友、公顺和、赵秀记三家合并而成。因为地址在北门的北端,因而称之为北门酒厂。次年就改称酿化厂。虽然规模不算很大,却是高邮第一个地方国营工厂。高邮产酒是很早的,有史记载,清乾隆年间,高邮车逻就生产陈瓜酒。清末时高邮曾送南洋劝业会参展。民国3年,王万丰酒还获过巴拿马赛会的三等奖。民国年间,高邮有大小酒坊10余家。另外,王万丰、益美等酱园也附设酒坊,生产麦烧酒等。新建的酿化厂享受着国营的优惠,白酒的产量由政府下达生产计划,政府批发供应相应数量的山芋干、大麦和玉米等酿制白酒的原料,还有遍布城乡的便捷销售渠道。其生产的粮食乙种白酒俗称“粮食白”,很受搬运工人等广大体力劳动者欢迎。由于白酒销路好,酒厂一度很红火。“粮食白,天天啗”,这一句自然形成的广告词几乎妇孺皆知。

酿化厂虽然前身是公私合营,但很快就成为公有制的国营企业。工人阶级当然是主体力量,那时该厂有数百名工

小时候,家乡的冬天是冷的,湿冷。晚上脱了棉衣,钻到冰凉的被窝里,早起穿上冰凉的棉袄棉裤,真冷。“晚上舍不得热棉袄,早上舍不得热被窝”。

低矮的泥草房难以抵挡刺骨的寒风,贫穷落后的农村大多数人家没有火炉子,火盆就成了家里取暖的必备之物。母亲每天做过早饭后,便把土灶里的余火扒出,装进火盆,压实,端到堂屋,热气便在屋中弥漫。奶奶便把我们的棉袄、棉裤拿到火盆上烤,然后趁热把衣服穿上,尤其是棉鞋烘得热乎乎的,穿进去温暖而舒服。然后,我和弟弟吃完两碗热腾腾的粥,戴好雷锋帽,背着书包去上学,一路上再也不怕寒冷。

放假了,我们小孩常常不顾寒冷,走东家串西家,躲躲藏捉猫猫,堆雪人打雪仗,奶奶怕我们把手脸冻坏了,把我们喊回

爱吃斩肉圆

□ 陈其昌

巷9号)做好我爱吃的肉圆,用旧衣服包裹着送到我的病床前。常年不知肉味的她,要花去多日伙食费(当时肉价格每斤0.73元),且买肉还要肉票。我请她不要再送。看着她颤巍巍的背影,我心里酸楚,想不到那次是她最后一次为我做菜。

红烧肉圆也是我爱人的拿手好菜。选新鲜的黑猪前胛肉,肥瘦比为三比七,细切粗斩,将肉斩得如石榴米大,加鸡蛋液将肉泥串和起黏,再加生姜、葱、酒等佐料。汆成肉圆,下油锅煎至微黄,再放入沸水锅中煮熟,加入酱油

等调味。最重要的是小火慢炖,用温火焖两个小时以上。一直炖到香气四溢,肉圆熟烂而不散。清蒸肉圆则可再滚一层糯米,衬荷叶或粽叶,蒸熟。油入米中,米粒晶莹透亮,既有肉香,又有叶香,让你吃了还想吃。

无锡二女婿在我家吃了两个肉圆,问:“妈妈,还有吗?”我爱人说:“你尽管吃,吃不完带回无锡吧!”二女婿说:“凭你的手艺,到无锡选个学校、机关附近开一家小店,卖肉圆,肯定生意好。”

扬州的小女儿回邮,常常做好肉圆,打包带走。女儿在手机上发微信给妈妈:“谢谢妈妈,不虚此行。”

去年11月份,外孙女结婚,老家在甘肃的外孙女婿也喜欢外婆做的肉圆,一顿吃五个,说:“真好吃!”

来的是本地山芋干,一般是片状的。搬运工人用板车将装满山芋干的麻袋运到厂里。北门的小学生最乐意的就是帮助搬运工人推山芋车,一方面是学雷锋,另一方面可以饱尝山芋干。运山芋干的板车从御码头下来,小学生蜂拥而上,帮着推车。边推边掏,吃得满口的山芋粉,一直推到酒厂大门。那是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许多人家的孩子吃不饱,只能掏点山芋干吃。搬运工人和酒厂的人心知肚明,他们是不说的。

日子就这么过着,酿化厂生产着“粮食白”,不仅供给高邮,还销往外地。北门的孩子也逐渐长大了,当兵了,被外地招工了,上大学了,但北门的酒厂还在,还时常闻到那蒸汽中的酒糟香味儿。酿化厂原来的大门很小,后来还新建了厂门,砌了门市的楼房,似乎很兴旺。

时间到了1985年,高邮新建啤酒厂,生产的维扬啤酒一度销售非常红火。为了扩大规模,酿化厂被并入了县啤酒厂,成为分厂。酿化厂仍然以生产白酒为主,后来改产其它品牌,演绎过许多的名字,未曾持久响亮。酿化厂最终还是停业了。工人们或下岗或买断。厂区闲置了数年,最终彻底消失,成为一个市民休闲公园,再也找不到一点当年酒厂的影子。

站在这公园西望,虽然有点孤独,但大运河堤上满天彩霞,运河水始终奔流不息。

在火盆上做咸肉锅贴。腊月里,腌制的咸肉挂在屋檐下,我们拿刀割一小块,切成片,贴在铁板上烤,油汪汪的,吃着有一股焦味中的香。最有趣的是炸蚕豆和爆米花。只一会儿,蚕豆和米就会爆开,细灰飞扬,弄得满头满脸,我和弟弟开心地吃着,奶奶在一旁笑着。

奶奶老了,街上的三姨奶奶送了一个脚炉子给她。黄铜的,有多眼的盖。奶奶把里面装满粗糠,铲一些草灰盖在上面。粗糠烧着了,冒一阵烟,等没有烟了,就可以盖上炉盖。粗糠慢慢延烧,可以保持很久。孙子长大了,不再围着奶奶烤红薯、炸蚕豆和爆米花。奶奶抱着铜炉在廊檐下晒太阳,时间长了,铜炉里的粗糠板实了,空气不够,火力渐渐弱了,奶奶就用树枝沿着炉边挖两下,粗糠松了,炉火又旺了。

我爱社区图书室

□ 陈治文

家门口有这样的图书室,我当然喜欢。一有空闲,就去坐一坐。如有一时半会看不完的,还可以借了带回来看。一次,我在浏览书架上的书目时,突然眼前一亮,一本《高邮革命烈士传》跃入眼帘。这是一本十分难得的本地英烈传。我立马抽出来细看。此书于1985年12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是由中共高邮市委党史办公室、高邮市地方志办公室、高邮新四军研究会联合编写的。全书厚达354页,收录了在高邮地区工作、战斗牺牲的烈士和在外地牺牲的烈士共1650名。书中有我早已熟悉的周山、张轩、钱镜等烈士的英雄事迹,但更多的烈士事迹我还不知道。我特意征得社区领导同意后,将书带回去看了半个多月才归还。

我爱社区图书室。



谢谢了,为家而“战”的父亲

□ 陆小元

又是一年除夕夜,依旧阖家相聚。在这除旧迎新的夜晚,我们一大家子老少咸集、欢聚一堂,举杯共祝幸福生活。热气腾腾的火锅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大家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我抬头看着父亲因为常年奋斗而显得饱经风霜的脸庞,父亲为家而“战”的往事不觉涌上心头。

小时候的我每到腊月便掰着手指头盼着父亲回家过年,而父亲总是在我焦急的等待中迟迟归来,又在我意犹未尽时匆匆离别。不谙世事的我内心一直无法释怀:父亲为什么每年只回来一两次?他的春节为什么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为什么别的孩子父亲却能一直陪在身边?那时的我懵懂无知,压根不知道作为家庭第一担当者的父亲一直在为家而“战”。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家里还没有安装固定电话,父亲和母亲就一直在这种无声的默契中各自承担着对于家的职责。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就请一起外出打工的张叔叔回来的时候给母亲捎回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几张青灰色的百元大钞。这对于我们当时的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因为这几张百元大钞承载着不同的使命:我的学杂费、家庭的日常开销,更重要的是妈妈口中的“上缴”。张叔叔放下信封临走之际总会叹一口气说道:“你家老陆真够拼的,为了挣钱一天也舍不得休息。”听了张叔叔的话,母亲脸上刚刚浮起的喜悦立刻黯淡下去。

记得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村庄上有的人家也像城市里的人家一样陆续铺上了地板砖,屋子里变得干净、亮堂起来。我缠着母亲问我们家什么时候也铺上地板砖,母亲自信地说,快了!果然,没过多久,我家也铺上了比地板砖还高档的大理石。这下可乐坏了我。正值炎热的暑假,吃过午饭我就在大理石上铺一床凉席,凉凉爽爽、舒舒服服地睡个午觉。午觉睡醒了,我就打开熊猫牌彩色电视机,坐在凉席上美美地看起电视剧《还珠格格》来。同庄的小伙伴们陆陆续续地到我家来坐凉席、吹电扇、看彩电、吃西瓜。看着小伙伴们向我投来的羡慕的眼神,我的心里别提多幸福了。只是当时的我从

来没有想过,这一切凝聚着父亲奋斗的汗水。

再后来,我家里如愿安装了固定电话。我记得当天安装电话的工作人员拖着长长的电话线在我家来回穿梭了好一会,一根黑白相间的电话线顺着墙角,一头连着外面信号杆上的接线盒,一头连在令我好奇的电话座机上。“叮铃铃,叮铃铃……”我终于能在每个月的固定时间接到父亲从外地打回家的电话了。每一次的通话对于我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聆听着父亲的问候与教导,我开始渐渐地感受到,我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在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父亲又为家里添置了一个大物件——冰箱,这可为我这个小馋猫解决了每年暑假吃冰棍的难题。我内心对父亲的不理解也随着家里生活条件的改善逐渐淡化了。读初三的那年暑假,父亲又带给我一个巨大的惊喜: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父亲在我的房间里装了一台格力空调。我可爱可敬的父亲在努力让我变得更幸福。从此,我最期待的事就是父亲回家,最幸福的事也是父亲回家。父亲回家时手里总是拎着大包小包,大包小包里装着对家的爱与责任。

读高二那年寒假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通话临了的时候,他突然叮嘱我:“你要与时俱进,努力学习信息技术。”想不到“与时俱进”“信息技术”这样的词语能从作为打工一族的父亲嘴里说出来。惊喜之余,我感受到的是父亲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关爱着我。就在父亲说完这话后没过多久,家里就多了一台崭新的液晶显示屏电脑。当然啦,父亲也很周到地帮我安装了宽带,当时的宽带还是要绑定固定电话的,年费也不便宜。

“小陆同志,快吃,不然菜凉啦!”抬头看着父亲慈祥的笑容,成家后的我很能理解父亲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么多年来,父亲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一直用无声的行动践行着丈夫与父亲的双重使命。

谢谢了,为家而“战”的父亲。请相信,我也会成为一个奋斗者,一个幸福生活的创造者。

感念于心

□ 朱桂明

岁月悠悠
留下许多的甘甜和苦涩
在我的记忆深处
储存太多的是感动、感慨和感恩
有人说
喜欢怀旧的人
骨子里有诗人的情怀
要么婉约要么豪迈
而我
在人称“不足挂齿”的事情中
悄悄记录感念
储藏在心底

退休之后,闲暇时光便多了起来。由于爱阅读,遂与书报刊结下不解之缘。有幸居住高邮历史文化名城,书香气氛十分浓厚,图书馆、图书室、书屋甚多。我尤爱去社区图书室,因为就在家门口,非常方便。

我居住的社区位于老城区,由于客观原因,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面积不大,办公区域很拥挤,但还是硬挤出一大间作为图书阅览室。社区里的老人们可以去看看书,读读报,聊聊天。一进门,便可见到报架放在墙边,报架上几个报夹排列有序,有《新华日报》《扬州日报》《中国人口报》《江苏工人报》,还有《高邮日报》。随手便能取阅,十分方便。书架都紧挨墙壁,上面整齐地摆满了书。有政治理论学习方面的,如中国共产党简明史、习近平的各种文集等,就连刚刚召开不久的中共二十大文件汇编和新党章也及时上架了,满足了人们学习的需要。书架上最多的当然是各类文艺书籍,还有老年读者喜欢翻阅的各种养生保健书、医药卫生书、养花种草书等。

回味春节

□ 刘俊兰

小时候的春节
是满口袋花生瓜子
糖果雪片糕新衣裳
是少许的压岁钱和鲜见的鱼肉品尝
却期盼天天都能把年过上

在外上学和工作后的春节
是一张回家的车票
风雪无阻坐车大半日时光
迎来的是父母在家门前的盼望
一年的酸甜苦辣跟爸妈讲讲

成家生女当母亲后的春节
携夫带女连续跑了二十多年
孝心和爱心在两边荡漾
灿烂了父母的笑脸

而今的春节
母亲奔百四代同堂
照顾好老人再兼顾好子孙
居家过年在金陵
团团圆圆期盼来年更幸福安康

大疫三年后的春节
更加愉悦令人神往
春节是一道佳肴美饌
不由得时常回味
春节的味道意味深长慢品悠香